《苹果的味道》　  
　　他失踪了大约快一个月，家人找不到他，亲戚朋友找不到他，谁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等到警察撞开他家门的时候，发现他正赤身裸体的坐在地上迷惑的看着冲进来的人们。  
　　  
　　于是，几天后，我坐在了他的面前。  
　　  
　　……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知道他们觉得我有病的时候，我快笑死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……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这个的确是我不好，我只说出差一周，但是没回过神，一个月……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自己在家都干嘛了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狡黠的笑着：“如果我说我什么都没干，你信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是真的什么都没干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想了想：“看上去是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为什么这么说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嗯……我的大脑很忙……这么说你理解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一部分吧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是在释放精神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反应了一下：“你是指打坐什么的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不不，不是那个。或者说不太一样，我说不清，不过，我从几年前就开始这样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开始哪样了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你别急，我还是从头跟你说吧。我原来无意中看了达摩面壁9年参禅的事儿了（一说10年），我就好奇，他都干嘛了？一口气山洞口坐了那么多年？到底领悟什么了？这个我极度好奇，我就是一好奇的人。特想知道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信禅宗？有出家的念头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没有没有，我觉得吧，我是说我觉得啊，出家什么的只是形式，真的没必要拘泥于什么形式。想信佛就信好了，想参禅就参呗，谁说上班就不能信了？谁说非得在庙里才能清心寡欲了？信仰、信仰，自己都不信，去庙里有意义吗？回正题……看书上说，那些古人动不动就去山里修行，大多一个人……带女的进去不算，那算生活作风问题……大多一个人，在山里几年后出来都特厉害；还有武侠小说也借鉴这个，动不动就闭关了，啥都不干把自己关起来……不过古人相对比较牛一点儿，山里修炼出来还能御风而行……”  
　　  
　　我笑了下：“有艺术夸张成分吧？诗词里还写‘白发三千丈’呢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嗯，是，不过我没想飞，我就想知道那种感觉到底是怎么样的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然后你就……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对，然后我4年前就开始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4年前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对啊，不过一开始没那么久，而且每年就一次。第一次是不到4天，后来越来越长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终于说正题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笑了：“我得跟你说清说动机啊，要不我就被当成神经病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精神病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笑的极为开心：“哦，是这样，我第一次的时候是挑休年假的时段。事先准备好了水，好多大白馒头，然后跟爸妈说我出差，自己在家关了手机、拔了电话线，锁好门、最后拉了电闸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拉电闸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怕我忍不住看电视什么的，就拉了电闸。然后我什么都不干，就在家里待着。不看书看报看杂志，不做任何事情，没有交流，渴了喝水，饿了吃没有任何调味的馒头，困了睡，醒了起。如果可能的话，不穿衣服。反正尽可能的跟现代文明断绝了一切联系，什么都不做，躺着站着溜达坐着倒立怎么都成，随便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好奇的看着他。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最开始的时候，大约头24小时吧，有点儿兴奋，脑子里乱糟糟的，啥都想。不过才半天，就无聊了，不知道该干什么，我就睡觉。睡醒夜里了，没电，也没必要开灯，反正什么都不干。那会儿特想看看谁发过短信给我什么的，忍住了。就那么发呆到凌晨的时候，觉得好点儿了，脑子开始想起一些原来想不起来的事儿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都有什么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都是些无聊的事儿，例如小时候被我爸打的多狠啊什么的。第二天晚上是最难熬的，那会儿脑子到清净了，可是就是因为那样才倍觉无聊。而且吧，开始回忆出各种美食的味道——因为嘴里已经空白到崩溃了，不是饿，是馋。其实前48小时是最难熬的，因为无所事事却又平静不下来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吃东西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想吃，因为馒头和白水没味道。说个可能你不理解的事儿：我迷糊了一会儿感觉在吃煮玉米喝可乐，醒了后觉得满嘴都是可乐和煮玉米的味道，真的，你别笑，真的，都馋出幻觉来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那你为什么还坚持着呢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这才不到两天啊，而且，我觉得有点儿东西浮现出来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浮现出什么来了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别着急听我说。就快到48小时的时候，朦朦胧胧觉得有些事情似乎很有意思，但是后来困了，就睡了。醒了之后我发现是有什么不一样了。我体会到感觉的存在了，太真实了，不是似是而非那种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什么感觉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是什么感觉，而是感觉的确存在。感觉这个东西很奇妙，当你被其他感官所带来的信息淹没的时候，你体会不到感觉的存在，至少是不明显。感觉其实就像浮在体表一层薄薄的雾气。每当接触一个新的人物或者新的事物的时候，感觉会像触角一样去探索——然后最直接的反馈给自己信息。想起来有时候面对陌生人，很容易一开始就给对方一个标签，如果那个标签是很糟糕的评价，会直接影响到态度，而且持续很久，这就是感觉造成的印象。每当留意一个人的时候，感觉的触角会先出动——哪怕只是一个陌生的路人。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？面对陌生人微笑或者不再留意？那就是由感觉造成的。直接造成的。当然了，对方也在用感觉触角试探你，相互的。事实上自我封闭到48小时后，我就会一直玩味感觉的存在，还有惊奇加好奇。因为，感觉已经平时被色、香、味等等等等压制的太久了，我觉得毕竟这是一个庞杂到迷乱的世界，能清晰的意识到感觉的存在很不容易——或者说，很容易？只是很少有人愿意去做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犹疑了一下问：“那会儿你醒了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真的醒了，而且是醒了没睁眼的时候，所以感觉异常的敏感，或者说，感觉带给我的信息异常明显？应该是吧。你小时候有没有过那种情况：该起床你还没起，但你似乎已经开始刷牙洗脸吃东西了，还出门了，然后冷不丁的清醒了——原来还没起！其实就是感觉已经先行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好像有过，不过我觉得是假想或者做梦……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对不对，不一样的，肯定不一样的。那种真实程度超过假想和做梦了。第一年我只悟出感觉，不过那已经很好玩儿了。后面几年都自我封闭能到一星期左右，基本没问题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闭关一星期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啊？哈哈，是，是闭关一星期。不过，感觉之后的东西，更有趣。”说着他神秘的笑了。  
　　  
　　我也笑着看着他。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一般在‘闭关’4、5天之后，感觉也被淡化了，因为接触不到陌生的东西，之后的阶段，有可能会超越感觉。之所以说有可能，是我不能够确定在那之后是什么。所以我就先暂时的定义是精神的存在。感觉之后浮现出来的就是精神。当然我没意念移动了什么东西或者自己乱飘，但是隐约感受到精神的存在其实还是有意义的，具体是什么我很难表达清楚，说流行点儿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，说朴素点儿就是有了很多原来没有的认识。而且，我说的这个认识可以包括所有。例如我把记忆中的一切都翻腾出来挨个滤一遍就明白点儿了，看不透的事情看透了，想不清的事情想通了，钻牛角尖的状态和谐了……大概就是这样……那种状态会很有意思，那是一种信马由缰让精神驰骋的……嗯……怎么形容呢？就用状态？也许吧……那样到底多久我不清楚，也许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或者更多，时间概念淡薄了，这点特别的明显！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不能形容的更明白点儿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嗯，根本说不明白，反正我大体上形容给你了。其实这次本来我计划两周的，没想到这么久……但是他们进来那会儿，我已经隐约觉得在精神后面还有什么了，那个更说不清了，真的是稍纵即逝。一下就觉得特神奇，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了……而且还有一点，可能也跟运动量小有关，处于自我精神状态的时候，一天就吃一点儿，不容易饿，哈哈，真的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精神后面那个，你隐约觉得是什么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知道，我在想呢……那个，不好说……给我多点儿时间我可能能知道。不过，我的确明白好多了，其实达摩什么的高人面壁好多年也真有可能，而且不会觉得无聊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无聊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没觉得，你说的很有意思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真的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坦然的看着他：“当然是真的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又狡黠的笑了下：“那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。每次闭关我都刻意准备一个苹果作为‘重新回来’的开始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苹果？是吃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嗯，不过，最后吃。那才是苹果的味道呢！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苹果？什么味道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陶醉的半眯着眼睛回味：“当我决定结束的时候，就拿出预先准备好的苹果，把苹果洗干净，看着果皮上的细小颗粒觉得很陌生，愣了一会儿，试探性的咬下去……我猜大多数人不知道苹果的真正味道！我告诉你吧：用牙齿割开果皮的时候，那股原本淡淡的清新味道冲破一个临界点开始逐步在嘴里扩散开，味道逐渐变得浓郁。随着慢慢的嚼碎，果汁放肆的在舌尖上溅开，绝对野蛮又狂暴的掠过干枯的味蕾……果肉中的每一个细小颗粒都在争先恐后的开裂，释放出更多更多的苹果的味道。果皮果肉被切成很小的碎片在牙齿间游移，把味道就跟冲击一样传向嘴里中每一个角落……苹果的清香伴随着果汁滑向喉咙深处……天呐……刚刚被冲刷过的味蕾几乎是虔诚的向大脑传递这种信息……所有的感官，经过那些天的被遗忘后，由精神、感觉统驭着，伴随着一个苹果，卷土重来！啧啧，现在想起来我都会忍不住流口水。”  
　　  
　　看着他溢于言表的激动真的勾起我对苹果的欲望了。  
　　  
　　我也忍不住咽了下口水：“你试过别的水果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又咽了下口水：“还没，我每次都想：下次试试别的！可事到临头又特馋苹果给我的那种刺激感……真的，说句特没出息的话：为了苹果你也得试试，两天就成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已经被他的描述感染了：“然后呢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愣了一下才从对苹果的思念里回过神来：“然后？哦，然后是一种找回自己的感觉，没有因为那些天的神游而打算放弃肉体，而是坚定的统驭肉体。那是真实到让我做什么都很踏实的感觉。是统一的，是清晰的。我觉得，被放逐的精神找回来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那天回家的时候，我特地买了几个苹果，我把其中一个在桌子上摆了很久。那是用来质疑我自己的：我真的知道苹果的味道吗？